五代史記

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没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録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没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

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

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閒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

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走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

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本作招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訣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
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
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
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鋒從
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
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
何判官周式辨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
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
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

爲説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乎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

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
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
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
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
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
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
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
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
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
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

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奢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納

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小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

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燕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

守擊敗晉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古本作逐）殺其帥木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

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
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
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
取黎陽淇門衛縣戰于内黄魏兵五戰五敗弘
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晉晉
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閒遣使語弘
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
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
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絶
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

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太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鵶隄紹威以故

德梁助巳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巳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皥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宋本作擊）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巳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

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人入魏詐爲助葬弁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

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

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
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
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
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楊淇門
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
益以紹威盡忠遣將程厚廬凝督其役舟未成
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鎭多外兵願得梁一
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
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

如有不諱當世世貴尒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
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
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
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
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
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鎭忠武
明年爲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
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
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
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

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

王處直

爲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乱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絶晉而事梁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絶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

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
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
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
衣道士服以爲行營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
焉初應之於陘邑閑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
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
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
之由此益横乃籍管内丁壯别立新軍自將之
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
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

王處直

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廳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已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郜

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說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秉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

起揕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

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

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門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毋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

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
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
中山而郁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
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
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
彰德軍節度使初郁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
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
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
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

契丹怒曰尔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慚乎高祖聞之遽徙廷循鎭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鎭海而卒

劉守光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

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

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尒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為横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横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

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宫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

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

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
延祚以距守光守光圍之一百餘日城中食盡米
㪷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
騣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踝宰務日殺以
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
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
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
身衣赭黄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
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
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

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鬭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吴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

守光以爲諸鎮畏其彊乃諷諸鎮共推尊巳於
是晉王率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
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
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告于梁請授巳河北兵
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
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
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
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
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

劉守光

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其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

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寛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

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妾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

人何避客之遽也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
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鎔會晉王
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
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
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
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
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
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
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
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

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黄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縻徒令之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古本作生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

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
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素與讓能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
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皐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
故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
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
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
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
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
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

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

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
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
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
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
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
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
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
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
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每戰輒
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

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煑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

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刼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寛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攉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後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

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曮爲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

宗入立閻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畒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

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刼行至興元遂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賊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鎭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

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踰遁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斃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

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衞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二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

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悦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

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鄉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

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録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

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
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
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
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
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踈也是歲四
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
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
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
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

通於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

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録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即以爲

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帥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歧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

楊崇本

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彬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

彥章以降梁

高萬興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

容坊州李彥昱皆弃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
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
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
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
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
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
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
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萬興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

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温韜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彦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

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即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

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
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
郭崇韜曰此刼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
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
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
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卒多聰明英偉之
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
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
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

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録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劒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群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眞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王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眞君等王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劒擊木三斬

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

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
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
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
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
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
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
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
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
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
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

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彦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彦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蒲

雷蒲武陵人也為人兇悍𫈉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蒲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

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荊南召滿隷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荊江攻刼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荊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

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蒲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蒲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刧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踰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於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黄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頻倚傳爲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之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

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
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二年傳卒子
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
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
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
敗被執歸廣陵開平二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
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
遂入于吳

趙匡凝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

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德諲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荊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荊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荊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匡凝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聚書數千卷爲政

有威惠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兖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毅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荊南匡明

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出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 弟瑾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

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於名加王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

將胡規持書嚮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閒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

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
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
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
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
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
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
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
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知訓嘗以月旦
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
不平宴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

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户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劒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万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乱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

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

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

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

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

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病夢

瑾挽弓射之溫懼綱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

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

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

王師範

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閒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

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
出迎郛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
攻棣州破張蟾安潜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
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
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
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
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
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
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兖鄆師範乃遣劉鄩
與其弟師魯分攻兖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

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刼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襲從周取兖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追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閒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絶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

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傅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
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
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
使太祖即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
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
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
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柰何讎人猶在
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
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
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

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

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
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
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以兵屯
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
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
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
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
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
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
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

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
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蔡叛將
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
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
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
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
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
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
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
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

傾事晉乃之澤州曰以兵劫懷孟閒啖人爲食
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
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
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
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
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户罕之自以功
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
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
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
言之克用不對他曰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

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鐔等遣子顥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

馬使奔于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

并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
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
州山川髙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
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
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
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
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
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
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兖鄆不能救也
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

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

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

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
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
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
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
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
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
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瑤
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
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
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

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願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絶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

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
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
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弃約以見
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
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
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
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
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
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
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

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毋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

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保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

兵已過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犨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

也及壯善用弓劒爲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
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
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
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爲刺史
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
犨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
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
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
甲以其弟昶珝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

城狙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圍犨置舂磨寨人之肉以爲食陳人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粮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

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黄鄴于西華西華
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
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
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
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
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
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
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
州爲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
弟昶後數月卒昶秉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

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珝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珝為同州留後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卒于家陳人為之罷市犨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

殺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率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飲食必費万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遂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

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也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距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

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備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

以問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
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
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
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
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
嘗德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
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
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
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

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犨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

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迎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刼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

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

忠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